

历史学家、教育家陈垣先生二三事(下)

◆ 陆其国

抢救故宫档案

2002年,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上任不到一个月,历经600年风雨坎坷的故宫,开始了整体大修。工程计划从2002年延续至2020年,总投资约19亿元。翌年,同时身兼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欣淼首次提出了“故宫学”的概念。正是“故宫学”这三个字,使我想起了已故著名历史学家、教育家陈垣。

1924年岁末,宣统皇帝溥仪被赶出故宫后,由当时的社会名流组成了一个清室善后委员会,陈垣名列其中。第二年,即由这个委员会筹立故宫博物院,意在清点、保护和管理故宫中的国宝。很显然,筹立故宫博物院,意味着大量故宫文物将不再为清廷皇室所有。

这一举措遭到一些清室遗老的极力反对。他们多方串联,千方百计想推翻故宫博物院。1926年3月,北洋军阀在清室遗老唆使下,以政治压力接收故宫。此时陈垣毅然站出来,带领博物院数十名全体员工进行抵制。同时又成立了一个以社会名流组成的维持会,由陈垣代表旧委员会与北洋政府接收者进行谈判交涉,提出三点要求,大意为:一、故宫文物不能还给溥仪;二、故宫文物不能变卖;三、故宫文物不能毁损。陈垣还提出,对故宫文物必须逐件点交,登记造册。他明白,在政局动荡的年代,这些珍贵文物一旦从故宫流失,很难追回,而且还可能被携出海外。但他的合理要求和建议却遭到对方反对。陈垣毫不退让,坚持自己的立场和原则,最后竟被伪宪兵司令部逮捕。

这样的逮捕毕竟缺失底气,加之外界营救陈垣的呼声很高,伪宪兵司令部不久只得将他释放。想不到陈垣偏不走,他质问伪宪兵司令部为何逮捕他,一定要他们给个说法。对方干脆将他押送回家,将他监禁在家里。就在这遭软禁的日子里,陈垣依然孜孜不倦,笔耕不辍,完成了著名的《二十史朔闰表》的写作。

陈垣除了在半个多世纪前倾尽全力保护故宫文物外,更用他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一颗炽热的爱国心,抢救着同样弥足珍贵的故宫档案史料。

辛亥革命后,北洋政府曾将原清政府军机处档案随意搬移,缺失保管,十余年来,这些珍贵档案受到严重毁损。直到1929年,许世英出任北洋政府总理,陈垣因为和许世英是旧识,终于得以向许世英直言抢救这批故宫档案事,提出移交故宫博物院。许世英表示同意,要求陈垣写份公函上来。出生于1907年,当时还是一名年轻工读学生、后来成为知名金石文物和清代档案专家的单士元,也曾是筹立故宫博物院的一名年轻员工。他回忆说,“给旧国政府的公函,当时说是由援师(陈垣字援师)来起草,我虽未亲阅援师手书,但从文字观之,非有学识者不能写出那样文字。当日援师曾命我还有其他人,至集灵囿(集灵囿原坐落在琼岛御河桥上,中南海西四所之东,后改建成大楼——引者)交给负责管理此项档案和图书的朱师轍先生。朱先生字少滨,亦是一位读书人,曾参加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的撰述。朱先生接到公函,朗读一通,拍案赞许。军机处档案就是在这时又回到故宫,皮藏于故宫所属大高玄殿中,这批档案才得以保存下来,它现在已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重要的历史档案。”单先生由衷地说,这批档案能保存下来,“援师是有大功的人”。

下面即是以故宫博物院名义写给北洋政府要求收回军机处档案,并为朱师轍先生读罢“拍案赞许”的公函:

运启者:本院组织内分古物、图书二馆,



图书馆又分图书、文献二部,所藏悉为有清一代史料。除实录、起居注等已纂有成书,尚堪检阅外,余如硃批谕旨,留中奏折,皆散佚零篇,搜讨不便,加以年代久远,尘封积习,狼藉异常,非予清理,恐终废弃。曩者,内阁旧档,当局曾以贱值出售纸高,麻袋八千,易钞半数,不俟秦火,已沦劫灰。兹幸本院成立,关于有清一代史料,保存编纂,职有专责,拟用此等史料编纂清通鉴长编通鉴纪事本末,以与清史相辅而行,用垂不朽。唯本院所存史料,

尚虞不足,查清旧军机处档案,现存集灵囿,自雍正以来二百年间,军事机密,胥具于是。今境迁事过,无所忌讳,是宜公表于世,以资考证。且此项文件,与宫中珍藏档案,关系至密,注之一档分藏两处,或两种记载,互相发明,合之两美,离之两伤,亦宜汇聚一处,加以整理。考历代官私书目史料传者,大抵编敕成书,方能流布,其以散佚传者,未之前闻,即已有成书,如唐廿二朝实录之见于高氏史略者,除顺宗一朝外,至明多已不传。宋代史料之见于晁陈二家书目,如元丰广案,嘉祐御史台记五十卷,国朝会要类五百八十八卷,至明朝亦已不传,元代史料,已见于明文渊阁书目,如经世大典七百八十一册,太常集札稿百册,大元通礼四十五册,至清初亦已不传,以此类推,清代遗文,失今不图,后将莫及。查德法各国,所有各机关过时档案,均移存文献馆,以为编纂国史之用。本院现为保存有清一代文物典章起见,用特函请贵院将旧存军机处档案移存故宫博物院文献部,以便从事整理,一面分类陈列,并可勒成专书,一举两得,岂不较胜于束之高阁,徒供蠹鱼终归湮没也。又集

灵囿图书室所藏书笈,内多有关清代掌故,兹拟照松坡图书馆前例,请将该项书笈同时拨本院图书馆,俾供众览,并供编纂参考之用。贵总理阐扬文化,素具热心,故宫博物院之成,亦素蒙赞助。倘清代史料得藉此编制成巨帙,传示将来,岂惟本院之幸,亦国家之盛业也。特此函乞,准予施行,实叨公谊。此上国务总理。

这份公函语辞殷殷,切中肯綮;为抢救祖国珍贵档案的拳拳之心溢于言表,读来令人荡气回肠。

除着力抢救故宫档案,陈垣还重视抢救散失在民间的重要历史档案。北大教员伦哲如曾在琉璃厂买到清末两江总督端方档案多册,大部分为电报,史料价值极高,其中就有上海“苏报案”档案。1933年前后,陈垣得知这一消息后,说动伦哲如,将端方档案以九百银圆转让给故宫文献馆。这批档案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重要馆藏之一。去伦哲如家搬运这批档案时,陈垣曾带单士元一起前往办理手续。单士元深有感触地说:“当日援师若不注意及此,收入公家,则这批档案,亦早已湮没无闻了。”后来单士元也开始留意抢救流落民间的清代档案,曾经“从清代大官升允后人家补购端方的文件两柳包,用银二十元。前者我亦不识后者,回忆此事,益感援师对史学界的贡献之大”。

启功先生也曾经回忆说,陈垣先生作历史考证最重视占有材料,要对相关问题的材料“尽量搜集,加以考察”。还常说“在准备材料阶段,要‘竭泽而渔’,意思即是要不漏掉一条材料”。启功先生的回忆,其实正折射出了陈垣先生的“档案意识”。

如今,随着“故宫学”的兴起以及故宫历史与文献研究的逐步深入,作为后人,不应忘却前人的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。念于斯,我们应该铭记这四个字:毋忘陈垣!

(摘自《晚清民国谈逸录》学林出版社2017年5月版)

真相推理师:嬗变



呼延云

43. 犯罪计划

林茗苕继续道:

我们在一起了。最初的那些日子,甜蜜而美好。有时我发现她捂着小腹疼得一身冷汗,知道是过去生活糜烂导致的,就带她上医院检查、治疗;有时她说一句脏话,我会沉默到让她觉得异样;有时她叼起一根烟,我会把烟从她的唇间拿下,丢进垃圾桶;有时她看见一个妈妈抱着孩子嬉戏,会怔怔地哭泣,我就抱着她,任她的泪水打湿我的肩膀,我用强有力的臂膀告诉她,一切都已经过去,我将为她驱散过去人生道路上的阴霾,把她从弯曲、泥泞的人生轨道上,拉回布满温暖阳光的正途。

但是有一点我是做不到的,那就是她的吃穿都要最高档的,很快我的积蓄就挥霍一空。呼延,你要知道,我回国后没有任何公职,只是中国警官大学的特聘教授,有一堂课拿一堂课的讲课费,写一篇稿子拿一篇稿子的稿费,直到被许局长任命为行为科学小组组长,才有了一份相对稳定的津贴,这点钱还要赡养我那含辛茹苦、而今已老态龙钟的奶奶,怎么经得起陈丹锦衣玉食的挥霍。当我真诚地把这一切告诉陈丹,希望她花钱不要大手大脚、节俭一些的时候,她不停地冷笑,最后说了一句:“没钱你玩什么女人啊?”惊呆了!难道,我付出的感情,在她看来,和其他人没有任何两样,只是……只是玩女人?!

很快我知道了更加让我痛彻肺腑的消息,原来就在她和我热恋的日子里,居然依旧在瞒着我,到夜总会里当小姐,和别的人——任何付得起钱的人,发生关系……我恳求她,结束把自己当成玩物的游戏,像个人一样活着,但是没有用,她只是冷笑。她说:“对不起,我没有心。”

我感到自己像被一锤打碎的瓷瓶,哗啦啦地粉身碎骨。而也就在这一瞬间,那些惨无人道的罪行,那些最为恐怖变态的谋杀,它们埋在地层深处的、污秽得汁液淋漓的根源,像暴露在探照灯下一样明明白白。一切就在简

简单这四个字之中——“我没有心”!

在无数个失眠的黑夜,在钢针插入骨髓般的创痛中,我咯吱咯吱地扶心自食,当我把自己的心快要吃尽,当我也变成了没有心的人的时候,我清楚地听到了自己嬗变的声音……我要报复!

那时,陈丹被徐诚“包”了。这个人,是我最仇恨的对象。他干尽了坏事,却倚仗着欺压、剥削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,拥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,甚至法律也对他无能为力。但是我知道,森林里最凶猛的野猪,也敌不过一个小小的陷阱,而我要亲自为他挖掘这个陷阱。我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观察他和他的走狗们的行动规律,莱特小镇、天堂夜总会、贰号公馆……凡是他们经常涉足的地方,我化装之后,都追踪过、探测过、观察过,我要寻找那个可以置他们于死地的“死穴”。

一个深夜,我看到王军把两袋东西埋在了通河北岸的一个土丘上。我的直觉告诉我,他埋下的可能是尸体。等他走后,我换上他穿的那种号码的鞋子,模仿他的步态特征,上去刨开土,打开袋子一看,居然是碎尸——一个大胆的犯罪计划立即在我心中形成了。我迅即把一截大腿从袋子里拿出,将正好带在身上的天堂夜总会的一盒火柴全部倒出,把其中一根架在两块石头间划燃,从尾部烧到尾,火柴棍很粗,燃烧后也很结实。然后我就将这根碳化体放回火柴盒,再放上4根没有燃烧的。将火柴盒放进装尸袋,再把袋子埋回去。

后来的事情,正如你推理的那样。我亲手割掉了她一向引以为傲的乳房,折断了她的手臂,往她的嘴里灌硫酸……我要让她尝尝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。那一刻报仇的快感,真是用语言都无法形容的啊。

按照计划,我会像走在队列最前面的向导,将警方的全部注意力一点点引向徐诚和王军。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,张伟那个混蛋的一则报道,居然引发了白天羽的表弟的魔性,他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变态杀人!看着一具具惨不忍睹的尸体,一个个还没有绽放就凋零的生命,我感到天旋地转,摇摇欲倒!死了这么多人,流了这么多血,谁的罪?谁的罪?呼延你刚才说过一句话,我绝对没有想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人——这是真的啊!可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!

8. 父亲的引导

回到上海,父亲鉴于根生喜爱篮球足球等运动,能跑善跳,身体结实,曾一度想让他拜师傅进戏班学武生,却遭致祖母的阻止。因为根生母亲在世时就不曾同意,说戏班子课徒练功,体罚厉害,舍不得亲儿去受皮肉之苦;爱孙儿如珍宝的老祖母又如何舍得呢?无奈之下,蒋仲英只得另打主意。

父亲不急不躁,其实他心中已有想法;不过他不会用强制的办法,只是让根生于不知不觉中顺着他想好的路去谋生。他先是有意思让根生一起随他去东方等书场听书。根生平时喜欢运动,穿惯学生装、运动衫,对台上“三咤档”的唐竹坪、王似秋、刘天韵等说书先生穿长衫看不顺眼,他一度还想参加义勇军;当父亲用试探的口气问他是否想学书时,他回答,宁可去法大马路(今金陵东路)小百货商店当练习生,也不要说书。然而,父亲并不着急,继续带儿子去一些大响档说书的书场听书。渐渐地,根生对台上说书人的装束也看习惯了。有一天,他随父亲去柳林路48号的雅庐书场听书。这家书场早期由严祖莱、于继祥及评话演员蒋一飞合资经营的。那天的四档书,深深地吸引了他!

四档书的演员都是红得发紫的大响档:第一档是黄兆麟的大书《三国》。黄16岁就拜师许文安,次年进上海,从1925年起,在沪连演15年经久不衰。他嗓音亮堂,说表抑扬顿挫,富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感。在他手面眼神之间,关公、张飞、周瑜、曹操被演得活龙活现。尤其在《赠马》这回书中,赤兔马一声长啸,气出丹田,越翻越高,越高越响,获得满堂喝彩声。

第二档是素有“描王”之称的夏荷生。夏擅说《描金凤》,因其说弹唱俱佳,复演于邑庙得意楼时,听客闻风而至,楼满欲塌。他说话火爆,边说边演,模拟生旦丑脚色之音容笑貌,惟妙惟肖。一顶瓜皮帽推前挪后,可演多种角色。夏嗓音铿锵,挺拔清亮,真假嗓子结合,声音高低强弱对比鲜明,世称“夏调”。

第三档是蒋如庭、朱介生。蒋朱档所说

《落金扇》《双金锭》等书,走红上海滩,被誉为30年代弹词三响档之一。蒋为上手,说功不温不火,从容不迫,起旦角,如活泼俏俏的丫头红玉和凝重多情的闺阁千金陆庆云,声音甜糯清脆,虽其貌不扬,但闭目听之,形象生动,故有“隔墙玉施”之称。下手朱介生说表细腻,他所唱的由俞秀山开创的“俞调”委婉动听,而且有新的发展,故无人能及,风靡申城。

第四档是擅说《彭公案》的朱耀亮。朱善于放噱,其时晚上戒严,居处离书场较远的听客,每每不等送客书说完就“抽签”走了,因为朱的噱头放得噱天噱地,听客都被拉住,不愿早走。

根生听得入迷了,开始喜欢听书。父亲此后常常带他进各种书场,听的都是大响档,如沈俭安、薛筱卿、朱耀祥、赵筱秋、周玉泉、许继祥等。根生为这些大响档的艺术魅力所吸引,初步有了学唱评弹的意愿。一天,父子俩听了沈俭安、薛筱卿的书,从东方书场出来,父亲问儿子:薛筱卿在台上漂亮吗?出门坐钢丝包车,锃亮!惬意吗?你能赚点他们的零头也不错了。儿子无言地点点头。那个时代所谓的包车,就是由人力拉动的两轮车,由牛皮制成篷顶,玻璃灯装在两侧,脚蹬上铺有绒毯,还有一根鸡毛掸子插在座后。

蒋仲英见儿子愿意学唱评弹了,就与母亲商量。祖母就问孙子:你想拜啥人当先生?根生因为见台上说《三国》的黄兆麟,又说又演,神气活现,就说要拜黄兆麟为师。祖母因为与黄兆麟有点亲眷关系,就让儿子托人去说。黄提出拜师金为200大洋,蒋家无法承受,只得另请先生。

此时,三官阿叔已靠变卖家当、吃老本度日,也就无力资助儿从师择业。阿叔与婶婶的关系日趋紧张。

蒋仲英有一个女朋友认识弹词演员钟笑依。钟于宣统元年(1909年)即师从魏珏卿,擅说《珍珠塔》,说好拜师金只要80元,先付50元,抄脚本时再付30元。蒋仲英心中暗喜;可是这50元大洋竟一时凑不拢来,弄得他没了主意。

皓月涌泉

唐燕能

